



天原發微卷之一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 萬里校正

謚齋鮑寧 庭謚辨正

太極 元名冲漠

太極者無聲無臭之中有箇至極之理是為造化之樞
紐品彙之根柢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如戶有樞如
衣有紐此下原有挈其綱也四字在萬物則萬物中有
太極如木有根如榦有柢此下有立其本也四字謂之無
耶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謂之有耶當初元無
一物而不可究詰其為理也至高而不遺於卑至妙而



不離於微音叫猶邊微之微出老子註又云則禮記竅

通至精而不雜於氣至神而不滯於物此下原有天地

發者發無不生死於其間也東山謂其龍單之辭又引

北辰居所而經星七政環遠為喻東山謂其不然今悉

剛之而以魯齋問答是為萬物之本涵陰陽動靜於其

中而不雜陰陽動靜以為言今以太極名篇而冠二十

五篇之首實古今言理學一綱領也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

朱子答學者曰天地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

餘事此所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

則所謂太極也按原本註文只從卷西山書起似又答

蔡西山書曰所以闔闔往來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爾

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兩生四四生八至

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

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此後方可以書言此易字不可

以書言也易變易也此下原有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

錯便是易如何又說皆從此出按此字指易而言陰陽交

子語錄無此數語乃後人增入合刪去兼指一動一靜

已發未發而言太極者性情之妙乃一動一靜已發未

發之理太極中全是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有善有

惡皆是陰陽變化已後方有通書曰誠無為太極也幾

善惡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五行也皆就圖上說此

原引朱漢上一節凡七張南軒曰太極者萬理總會之

名所以形性之妙若只曰性不曰太極只去未發上認

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見自稟賦觀之謂之命自
通天地人觀之謂之理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
萬理同出一原是一是萬物統躰一太極也。愚曰極無不
在民極則有總會之義北極則有樞紐之義皇極則有
標準之義謂之太極則是源頭只有此理立乎二氣五
行萬物之先而行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內無總會之形
而實為萬物之總會無樞紐之形而實為萬物之樞紐
無標準之形而實為萬物之標準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愚按此句即程子所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

今按

錄所載如此又易傳附錄云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
二者文雖小異而大旨則同原本此下又引蔡節齋云

周子無極之真寶有得於易者
言義有未當合刪辨見篇末總論下

今舉朱子六條

以釋此一句其主太極而言者有三一曰象數未形而
理已具二曰未有天地畢竟是有此理三曰無極者只
是說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便會動靜生陰陽主陰
陽言者亦有三一曰從陰陽處看太極便在陰陽裏今
人說陰陽上別有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二曰太
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其中各有一箇太極三曰非有
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躰不雜陰陽而為言爾
此下原本有主太極而言太極在陰陽之內陰陽既生也等語一
也主陰陽而言太極在陰陽之內陰陽既生也等語一
百四十餘字乃魯齋本蔡氏之言而
增益之義有得失台刪去并論于下

寧按先儒謂理氣不可分先後蔡節齋乃云主太極

而言太極在陰陽之先陰陽未生也主陰陽而言太極在陰陽之內陰陽既生也非獨在先二字非是但以主太極主陰陽分言便不是了今魯齋採朱子語六條以三條主太極三條主陰陽為是拘於分屬使朱子語意不圓如曰象數未形而理已具曰未有天地畢竟是有此理如此却只說得理一邊離了氣一邊今考語錄云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又云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又云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

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詳此皆以理氣交互說魯齋只截上一半言理便覺偏一邊去要之理氣本無先後只為氣以理為主故先言理後言氣先儒謂天下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則理與氣實未嘗相離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曰太極所以指天地萬物之根無極所以著無聲無臭之妙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以其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無聲臭影響之可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

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又曰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無極所以狀夫無聲無臭之妙。太極是名此理之極致。

自無極太極推而下之則萬一各正小大有定一物各具一太極自二五生物推而上之。原本誤作太極本無極推而上之今改正

則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物躰統一太極。按是萬為一實萬分萬

一各正小大有定雖二氣五行生人生物萬有不齊。原本出通書理性命章

此下有太極行乎其中自有條理問答不是龐侗都無一物東山謂條理問答所以言太極今易以下文八字而太極之妙無不在所以外邊緣感中間便應眼前觸着撞着都是這道理大小大快活愚聞之師曰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是順說太極本無極一句是倒說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猶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若移詩之二句倒言之曰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亦何不可所謂無極而太極者非是以無極加於太極之上也。象山不肯拈太極本無極一句只攻上句徒肆強辨其若得見象山敢問晚學未通請公將太極來看一看象山必大怒曰太極是無形之物是天地所根本之理如何將來看我無可將爾無可看即是無極也。然則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真千古顛撲不破之議論也。

寧按臨川吳氏有云太極本無體用之分其流行變化者皆氣機之闔闢有靜時有動時當其靜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靜也。因以為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

亦在其中以其動也因以為太極之用太極之冲漠無朕聲臭泯然者無時而不然不以動靜而有間而亦何體用之分哉又曰開物之前渾沌太始混元之如此者太極為之也開物之後有天地有人物如此者太極為之也閉物之後人銷物盡天地又合為渾沌者亦太極為之也太極常常如此始終一般無增無減無分無合故以未判已判言太極者不知道之言也。寧按邵子云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朱子易學啓蒙云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二是皆知道者之言也今吳文正謂以未判已判言太極未為知道何也竊詳邵子朱子是言畫卦則太極是

一圈子分作奇偶二畫所謂一分為二是也故可言分判文正以造化之理言則太極是渾淪一理初無分判之可言也

又曰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

周子於第二圈中分出一圈在上以見太極渾淪極至之理而無形爾只這圈子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箇物事在這裏流轉賦在萬物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乎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故曰人人有太極物物有太極皆自然而然第人物本同氣稟有異尔朱子解剥圖躰示人一身所自来惟人也以下示人以人道所由立使知人

所以為人聖所以為聖君子小人所以各有氣稟而不
同爾或曰太極圖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愚
謂上一圈是天地之性下一圈分陰分陽便有箇氣質
之性在裏

邵子曰道為太極

朱子曰此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為言愚謂道即太
極無二理也或謂道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
則道與太極為二矣太極豈出於道之外哉以其通行
而言則曰道以其極至而言則曰極太極是渾淪底道
是極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如穿牛鼻絡
馬首皆隨他通處極與道豈有二理耶

又曰心為太極

朱子曰此指人得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愚謂心統
乎理即渾然大極出應萬事則一物各具一太極故游
氏曰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此心昭然靈源不
昧是太極也若於寂然之中有一念之動則是動靜為

陰陽也此條愚謂下原有極者性之形躰等語字按邵
子謂性者道之形躰朱子取之今謂極者性之
形躰非是共刪二
十四字文方簡暢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未
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
極而周子言之伏羲文王就陰陽以下說孔子又就陰陽
以上發出太極來

蔡季通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天先生義文矣後
不生孔子不得三千年後不生周程亦不得愚謂有義
文之易無夫子太極之說則人不知易之本知本矣無
周子無極之說則人不知太極之妙易有太極一句義
文後非孔子無人道得出孔子而後千五百年無人識
得破至康節始識其為作易根本至濂溪始以無極而
發明其旨聖賢以道相傳漸說到親切處爾此章原註
七百餘字

東山評其糊塗袞纏子因條其得失撮取一
百四十餘字著于右餘悉刪去而論于下

總論 寧按大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是孔子發明伏羲畫卦之次第就陰陽
變易中指出太極以示人曰太極者理之至極也兼

有樞極之義以其統天地萬物之理故以太極名之
惟其有此極也所以生儀生象生卦而變化無窮焉
曰儀曰象曰卦即所謂易而太極實為之主此造化
之樞紐而品彙之根柢也是則易有太極一言其包
括至大而無遺矣至宋濂溪周子又以無極而太極
言之何耶朱子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
足為萬化之根本又何耶蓋易有太極自義文作易
未嘗言也至孔子贊易始言之遂為聖門言理學一
大綱領然自孟子歿而聖學失傳斯義不明於天下
久矣漢唐諸儒言太極者咸以混沌未分之氣當之
實祖老莊遺意而與孔子所言不相似邵子云以道

觀天地則天地亦萬物誠如諸儒所言則太極屬之形氣而有限量矣不幾於下同萬物乎濂溪周子生乎千數百載之下灼見聖人之心於千數百載之上遂建圖著說以明之終篇不過二百五十餘字而陰陽造化之妙天人性命之源與夫聖人之立人極君子之脩其身莫不畢具然其辭語高簡旨意淵微有未易與俗人言者故周子在當時獨以授二程子二程子言及性與天道多本其說而未嘗輕以示人故二程子歿學者創見是圖議論不一以陸氏兄弟之高明尚力詆無極之非而有屋上架屋之謂况其下者乎我文公朱子用是憂懼乃研精覃思爲之一一

別白使周子之說字字有歸宿學者讀之始知太極之妙無樞紐之形而爲造化之樞紐無根柢之形而爲品彙之根柢理學之綱領遂大明於天下而老莊及漢唐諸儒之說始不得以汨之蓋周子之功於斯爲大然微文公朱子學者亦何自而得於心乎今觀朱子圖解其弘綱大旨既昭晰不遺而微辭奧旨亦剖析無隱誠可爲聖學之階梯矣後儒復有立新竒之說以求異者何耶有若節齋蔡氏西山之長子而從游於朱子之門者也其解易字每過高而背其師說觀朱子易本義以陰陽之變解易字以陰陽之理名太極則太極爲易之本明矣節齋謂易乃太極之所自出又解易字作無極字則易反在太極之先矣

豈不大有乖乎。節齋又云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時既不同。所主皆異。竊詳朱子謂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今以陰陽與太極對論。豈可謂時既不同而所主皆異乎。魯齋著天原發微。謂太極上加易有二字。便見太極之有根源。謂易字最微密。乃陰陽變化妙處。在兩儀萬化之先。而具兩儀萬化之躰。原其所失。與節齋同一執轍。豈非承其謬而未之正者耶。節齋之失。吳文正公幼清嘗論之後。學以其游於朱子之門也。猶主其說。予則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故不可不辨。

動靜

此章言太極動靜而陰陽分。太極無象。陰陽有氣。動靜氣也。理乘氣而行也。竒耦變化。牝牡相銜。得其陽氣者。乾道成男。得其陰氣者。坤道成女。氣聚成形。形交氣感。陰陽綜錯。所以為易。天地間只有箇動靜循環不已。此外更無餘事。或問陽動為用。陰靜為體。今周子說太極動而生陽。却自動處說起。則用在體先。且道未動以前。是如何。愚曰。未動以前。則是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是也。理不對。當動靜言。未動則是靜。未靜則是動。未動則是靜。然則理無對。理不可以動靜言。理則因動靜而見也。若夫邵子謂用起天地。先朱子謂太極之用。所以行皆指用處說。爾蓋謂動而生陽。以上更不容說者。其意深。

矣附虛谷云所引蔡季通動而生陽以上更不容說此十字尤精論陰陽而求其端於動靜之前論天地而求其所以然於天地之外此皆不容言也魚魯齋云動靜雖不離於太極而未動之先止是太極太極雖涵動靜於中而不可以動靜名迨夫氣機一動而陽生一靜而陰生太極即乘其機而出入寧謂出以陽之發越言隨物賦受無往不在此天地萬化之原也

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釋此章極為精妙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

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以

資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性命也

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

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寧按動靜以時言如晝夜一

一般兩儀是天地蓋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

機虛谷云黃勉齋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不

是會動靜底動靜陰陽也氣也所以圖解曰動靜者

所乘之機也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蔡季通對朱先生

問所乘之機如何下得恁地好先生微笑某嘗深喜此

語筆之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愚謂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所乘之機是動靜乘載此理在氣上不覺動了又靜靜了又動故曰太極猶人動靜猶馬

馬以載人人以乘馬馬一出入人亦與之出入寧按

以下多朱子語此句下原有所以太極乘此氣之動靜而生陰陽也十五字是魯齋標括語辭意欠圓活東山評之今刪去一依朱子語補下文二十七字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

不在周子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

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東山評此二句不是寧按係朱子語合仍舊從

陰陽處看陰陽只在太極裏謂之太極在陰陽裏亦得

由五行二氣而上則根於太極之一是萬為一性之原

也由二氣五行而下則散為庶物之萬一實萬分命之

行也靜則太極混合而歸于一動則太極開闢而散

于萬或曰如此則太極亦有分裂乎曰本一太極

爾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一箇太極如月在天

一而已及其散在江湖影隨處而見渠可謂月分乎一

本萬殊萬殊一本無間然也

寧按吳文正公云大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說卦畫周子圖說太極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說造化

言卦畫則生者生在外有兩儀時未有四象有四象

時未有八卦朱子謂生如母之生子子在母外是也

言造化則生者只是具於其中言五行即是陰陽朱

子所謂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即是太極朱子所

謂精粗本末無彼此也朱子又謂生陰生陽之生猶

曰為陰為陽云爾非是生出在外惟朱子能曉得太

極圖說之生字與大傳之生字不同解經析理精密如此如何不使人觀之而心服兩儀四象八卦漸次生出者也非同時而有太極陰陽五行同時而有者也非漸次生出一是言卦畫二是言造化所以不同寧謂只一生字所指不同而二章經旨之明晦實所關繫非朱子用功之深不能辨析至此非文正用功之深不能察識至此朱子謂不用其許多工夫看其底言語不出學者其可忽諸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動前又有靜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此天道也始於陰成於陽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靜陰復根於動其動靜無端又曰動靜互為其根根字最宜玩味

蓋有已定之動靜有可見之動靜而未定不可見者動靜之根也

魯齋又云方其一動一靜此所謂可見之動靜也及其已動已靜此所謂已定之動靜也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其所謂根即陰此一根字難說謂陽接頭處是也此不可見之動靜也

動根於靜靜根於動亦只說得箇互換往來無間客主爾意味未永不若朱子說得圓活其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貞本乎靜貞者靜之質著乎動是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人不

能不動而立乎人極者必主乎靜則著乎動者自無不中節而不失本然之靜矣靜者性之所以立動者命之

所以行其實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貞也故曰無極之貞包動靜而言未發之中止以靜言此似指箇貞字為動靜之根也愚謂動而生陽非自動也根於太極而動出而賦予萬物也靜而生陰亦非自靜也根於太極而靜入而各正性命也是則太極者天地之根所以御陰陽動靜之氣以行能生成萬物也其為根也豈易言哉

又曰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分動靜為兩段事漸安排引入來

太極如一木生上分為枝幹文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箇裏又自有生生不窮之理生將出去

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時自合少止易曰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造物自然如此豈待人安排哉皆本末一貫之理

朱子曰動靜亦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二是交易便是對待底

變易者如陽變陰陰變陽屈伸往來之類是也交易者陽交於陰陰交於陽卦圖上天地定位之類是也

太極之動是流行也動而靜則為陰陽之對待對待則復動而為流行如寒暑往來是也流行復靜而為對待如天地四方是也。已上註文義有未當合剛今存之而辨于左

寧按朱子云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是定位底天地四方是也魯齋謂流行復靜而為對待對待復動而為流行可謂誤矣流行如寒暑晝夜之相禪豈可復為對待對待如天地四方之定位豈可復為流行此理甚易見有不待辨而明者又曰思軒以後無人識性始自濂溪說動靜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推出氣質之性來

人未生時只有此理受得這理而生方喚作性天地之性純是此理統到陰陽五行處便是氣質以理與氣雜言之於是有昏明厚薄之殊故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性是形而上者全是天理氣是形而下者便是渣滓又曰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聖人全動靜之德

而常本之於靜

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乃天理之自然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不名為動但衆人之動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淪於靜而無動所以欲動情勝利害相攻從懷如流其違禽獸不遠矣惟聖人則不然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理未嘗息是以其行之也中處之也正發之也仁裁之也義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未至此而修之戒謹恐懼而靜者常為主君子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恃之放僻邪侈而無不為小人所以凶也

文難取通書及太極圖說

寧按章首二句出來子太極圖解而魯齋注文所謂
流於動而無靜淪於靜而無動亦朱子語但祿之以
解此章似欠親切既曰淪於靜而無動而下文遽以
欲動情勝利害相攻接之意不貫穿今竊敢以所聞
者補釋之曰夫動靜之理即太極之道也理以公共
言德以有諸己言衆人之生莫不具是理但為氣稟
所拘物欲所蔽故其靜也失所養而其動也恒多謬
此所以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而其違禽獸也不遠矣
惟聖人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
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此四句其靜也則寂然
無欲而大本立其動也則高下中節而達道行蓋一

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妙而其動也必主乎
靜此人極所以立使夫天下之為衆人者有所取法
焉尚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是乎定矣斯
聖人所以成位乎中而贊化育也按圖解所謂仁與
主動而言用也義與正即利
貞誠之獲主靜而言意也
邵子曰天生于動地生于靜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
生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陰陽之中又有陰陽故
有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
柔少剛少柔

愚按邵子所說由太極而動靜則一生二由動靜而分
陰陽剛柔則二生四又從而分太少則四生八卦自此

畫數自此推舉天地萬物不能逃矣此下原有數句云先儒說康節於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今按乃是說一陽初動萬物未生之意與此不類合刪去

靜動

此章言動根於靜也。天地四時流行不息，然常著箇靜。做本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夏秋不能生長成實。如人終日應接，須少休息，便精神較健。如四時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有竭時。易曰：闔戶之謂坤，先於闔戶之謂乾，是由靜而動也。坤自夏至以一陰右行，萬物從以入，故曰闔。乾自冬至以一陽左行，萬物從以出，故曰闢。坤闔則陽變而陰，乾闢則陰變而陽。故一闔一闢謂之變，闔往闢來萬變不息。在一歲為

寒暑，在一日為晝夜，在一身為出入生死。無靜則無動，此歸藏所以首坤歟。陰雖夏至方生，不到那亥上六陰極處，則未可言靜。極則動，虛谷問靜動者，舉一歲流行者觀之，而見其動根於靜，偏言之也。有十月之坤而後有十一月之復，然坤非無陽，天之生意未嘗絕也。九月十月而薺麥蒜生，早梅水仙花發，萬木葉落，一葉之本各有一芽，枯而非死，此乃无貫四德，貞中有元，春貫四時，冬中有春，第風霜之凜冽者在外，萬物於茲歸根復命，以避肅殺。龍蛇蟪蛄，蛙黽鶯燕，以蟄全生，則暖在土中，井泉不竭，則陽在地底。雖靜極而未嘗無所為也。魯齋卷此章以靜動立名者，前來無人從此分起。

所以不敢與動靜章一字相犯動靜主太極陰陽而言
是從動處說起靜動章又離了上面動靜窠窟止從造
化流行一歲之終而始處說起故引邵子一靜一動之
間坤為太極之說皆從陰靜中說起動來所以開一歲
之造化也

易繫辭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和者言感而遂通其寂然者
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是乃天命之全體
人心之至正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其已發也見其
寂然之用人心天理一也

邵子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

陽闢而動陰闔而靜一動一靜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
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也或曰太玄
謂陽氣潛萌于黃鐘之宮信無不在其中信者誠而已
矣已上本邵伯
溫經世書解周子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一通一復之間有箇真實之理在其殆元亨利貞之貞
是也後乎貞為利前乎貞為元由利而貞則天地人之
妙歸藏于此由貞而元則天地人之妙發越于此正而
固誠實而不妄所謂萬變不息而真實者在此下刪原
註十六字
聖人用之主靜以立人極者正在乎此謂之至妙至妙
者蓋極言其莫可得而形容也這箇妙處大關造化動
極復靜便是死靜極復動便是生陽極生陰便是化陰極

生陽便是變人能識一動一靜之間者便能知變化死生也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朱子曰自
始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為無極
自坤反始是無極之前

此只就圖上說循環之意坤陰收斂已盡復陽包含未
露寧按坤復之間是靜動接頭處此下原註有云是本
以人心言之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
覺之事在易為純坤無陽之象而有貞至不可磨之理
在其間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不得合為一說矣
此下魯齋原註有云邵子言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
恐是此意若以人心觀之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林揚
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此時此意須虛心靜慮方見得
寧按上文大意主於靜若林揚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

是此心全動而為情矣詳之靜固不可謂之欲動不動亦不可
合剛去又按朱子語錄論邵子此二句有兩條俱以赤子入井
言而分別各異其一條云如林揚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方林
揚惻隱而未成林揚惻隱之時詳魯齋所云蓋本於此細思之
終是有碍既曰林揚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矣如何又說得未
成林揚惻隱耶又一條云今人乍見赤子將入於井因發動而
見其惻隱之心未有赤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靜而已此
却截得明白乃知前條必記者未悉或有誤字魯齋適見前一
條未泰後一條故有此失蓋語錄書成於門人衆手有可今以
疑如正當參會眾說以求之未可遽執一言以為定論也今以
圖之左右推之圖右屬陰陰主闔陰中有陽言自巽消以至
坤翕靜之妙也是無極之前陰含陽也圖左屬陽陽主闢陽
去分陰言自震長而至乾分動之妙也是有象之後陽分陰
也乾生一陰故曰父生長女而為姤坤生一陽故曰母孕長男
而為復此合乾陽坤陰舉一圖而通論也若單論無極只
在坤復中間却不可指有象之後泛言之故曰自坤反始是

無極之前又曰坤復之間為無極其間謂何非動非靜至微至妙有是理而不見其迹不可以形容盡矣朱子詩云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至哉言也學者宜深味之寧按朱子語錄或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為無極與太極不同朱子答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却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他兩邊生即是陰根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者即無對詳見先後篇又云邵子說與周程不同周程只說體用動靜互換無極邵子只要說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而言詳所謂間者即陰陽相根接頭處也又按邵子就圖上說無極故云無極之前周子無極是說理之無形不可

以無極之前言之

又曰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者太極也有生萬物之始者生之本也

先天反本復靜曰坤在一日則亥時在一年則十月在一元則太極未動之際有一未形後天陽動於甲為復在一日則子中在一年則冬至在一元則太極之始以卦氣論復文為先天欲觀萬古一元是也冬至者天之元二之一春分者物之元二之一一者元之體二者元之用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冬雖收藏之終實是施生之始元而亨利收藏於貞閉固得密則春陽發舒必正一年造化實基

於此故冬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泄之故也

朱子曰靜中有動見天地心正如大黑暗中有一點明

三陽盛萬物蕃此時只見物之盛不見其心惟是萬物

未生冷冷靜靜一陽生物之心動於積陰之下自蔽掩

不得此天地之心所以於此可見邵子謂天心無改移

正是年年歲歲月日日皆如此無差忒此下原有復

坤下善端初發見天地心大壯四陽震在乾上發於類

色見天地情坤之六陰一主乎靜寂然不動見天地生

又曰靜可救得動此以靜為主也靜在這裏虛明洞徹便

從這裏應去自然透徹心若有私便都差了

其心湛然純一只在這裏無一毫私意雜之則物來能

應動便一齊當理嘗聞延平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人於

靜中体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則處事應物自然中

節此龜山門下相傳指訣也人之一心當如明鏡止水

不當如槁木死灰鏡明水止其体雖靜可以鑒物是靜

中涵動体中藏用人心之妙如此若槁木不可生死灰

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心者具衆理而應萬事委之無

用可乎

又曰靜也不是閉門獨坐塊然自守事物都不應如良其

止止是靜所以止之便是動此又靜中涵動不流於一偏

之說

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
八倒又牽動他寂然不動底又有一般人專要就事上
理會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裡一貫
如居仁便能由義由義便能居仁直內便能方外方外
便能直內始得此章注文首云釋老之季拘於靜而無
動蘇張之季流於動而無靜二十字東
山評其贅
合刪去

又曰敬貫動靜則求放操存皆在裏非塊然默守澹靜也
君子內外一貫之學不可分為二若只說涵養於未發
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
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得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
於靜存養是靜時工夫靜時是中無所偏倚省察是動

時工夫動時是和無所乖戾靜時知覺不昧復之見天
地心靜中之動也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良之不
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也寧易艮卦係辭云艮
不見其人無咎朱子釋之曰艮止也蓋身動物唯背為
此艮其背則止於兩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
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
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
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一前章以動靜
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無咎也名者以見太極動而生陽是用起天地先也此章以靜
動名者以見靜翕動闢體先天而用後天也故曰龍蛇
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是亦天理之必然
者君子箴器於身待時而動蓋亦審諸附虛谷云先儒
自程門方舉中庸未發之心以教人此心非是不發只

是未發有箇中字須合體認佛老乃欲灰滅此心而不發有靜無動吾儒則於未發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養靜以待動謂戒謹恐懼為已發亦不得只是敬而已矣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忘者此也人之一心未發時常多已發時常少於未發時用力存養如十月之坤收斂退藏亦若太極之冲漠無朕而其實則萬理森然已具也

辨方

北方壬癸亥子皆水王之地方曰幽都又曰朔方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先天圖乾南坤北乾來交坤成坎

坤去交乾成離陽生子中陰生午中坎離交媾子與午對陽為主而陰為臣天與人皆背北面南故南見北潛辰極居北衆星環共而數四方者皆以北為尊南為對而後次東次西宜太玄以罔冥為北康節以太極居坤復之間也

程叔子曰朔初也謂陽初始生之方也如彼北方終其陰而始其陽

邵子曰朔易以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謂變易循環也堯典三方皆言東西南獨北方言朔易三方皆言平秩獨北方言平在月令曰數將幾終歲且更始伊川又曰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曰終曰始曰今

歲曰來歲皆成兩義又坤變坎一卦變成兩卦去歲陽氣至此而終今歲陽氣又自此生起

寧按坤變坎注見本篇末條

朱子曰天地間有箇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屬北方便有二義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屬明年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艮終始萬物青龍白虎朱雀皆一物惟龜蛇二物

天有春夏秋冬氣候不齊地有東西南北一定不易胡為西北之地既有朔方又有北方天之東南有君火有相火日月者陰陽之真精是生水火故七曜有日復有火有月復有水人之五臟心有包絡腎有命門水火各有二君火真精實相通真火有氣無形所謂心竒而腎

偶朱鳥一而龜蛇二夫心竒一而腎偶二乾坤之畫象之比方有龜有蛇攷之易離有龜象文有甲冑龜有甲也損益頤皆言龜互躰有離也息氣於內如陽伏地中之象背工中心有五條文出外又成八卦外面又成二十四氣取象於此固切但不知其何屬於十二辰為已

不當位此攷之記與書傳俱不之及何也

此下原有玄字曲遠而走

有蛇之狀化則龍也震為龍伏坤下為復義或

近是二十六字寧謂如此解似穿鑿太甚合刪或曰玄

陽屬蛇武陰屬龜王氏云腎有兩龜蛇亦兩所以朔易屬貞貞有兩義正而固也智字亦有兩義智前一半方收藏屬陰後一半復開發屬陽周禮龜蛇四游以象營室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水色黑故曰玄魏氏曰雄不

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蚪相扶牝雞自卵其雖不全觀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符節非有工巧以制御之皆造化自然之妙制御之下原有男本胞胎受氣之初而然死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二十九年字寧按此論自是一說與上文所論龜蛇不類合剛去

西山蔡氏曰一竒一耦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皆造化自然之妙揚子雲以北方為玄而統三方有罔有冥意正在此

今以太玄攷之其文曰罔直蒙酋冥罔北方也萬物藏黃泉中

無可名故萬物罔乎北直乎東蒙乎南酋乎西罔者有之

舍有生於無冥者明之藏明以幽罔舍其氣陽氣冥反其奧

黃泉在出冥入冥新故更代新故相代出將來者進功成

者退罔之時玄矣哉形有入無形無罔之時可制也八

十一家由罔者也無形時○寧按太玄有三方九州二

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又曰天以不

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心腹為玄天與西北鬱化

精也十月純坤用事地與黃泉隱鬼榮也人與思慮含

至精也詳味此章則北方罔冥之義斷可識矣蓋萬物

入乎北則有化於無故謂之冥萬物出乎北無化二有

故謂之罔張氏謂冥當不用之一二者之所息藏乎密

也愚謂此是冬至前一半屬今年事也又曰罔當無躰之一四者之所生出乎虛也此又是冬至後一半屬明年事也先入乎冥後出乎罔冥當為北罔當為中故天之中在北是為辰極冥罔始息而後生有本者如是故曰天有四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體皆不用一正不動三用無窮天地之玄奧於此其深矣哉或曰冥是玄德居中不動而罔直蒙酋即乾之元亨利正也此說甚當

朱漢上曰坎本坤體位居北方主天地鬼神之事也

北方入冥天形也坎為鬼神之府斗為天廟危又主廟堂祭祀之事此一說也况先天位坤於北以對乾於南是兼天上地下之事文王又易之以坎者無他以乾中一陽來交坤體是名為坎以坎對離為水火既濟推以濟生民之日用也中藏互躰為艮西北陰美既於此而止盡東南陽和又有伏震自此發生坤有伏坎坤上六文言曰天玄而地黃天玄即指坎中一陽之色地黃即其外之四陰也是以冬至日月五星皆起牽牛之一度牽牛星紀也水位也坎卦也故卦氣起於中孚太玄始於中首者亦以此也

玄渾

朱子本義曰陽之氣健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坤之性順其成形莫廣於地感興詩又曰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

奔俯察方儀靜頽然千古存其健順可知矣蓋宇宙中間萬物皆有衰息惟天運動日過一度未嘗休息天非若地之有形也地之上無非天減得一尺地便有一尺天人自不見爾輕清上浮者天天圓而動包着箇地在天之中地方而靜所以重濁下沉者皆天氣之查滓凝聚於下者也原其初則一氣而已一分爲二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是以乾天之一包坤地之二而爲三地在天中地之氣皆天之氣也張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其道以至虛爲實金鐵可腐山岳可摧凡有形之物皆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又曰空虛無物萬物由之以出

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

天本是一有地便分爲二陽本是一畫有箇陰便分出一畫來所以事事物物皆恁地皆是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恁地地下原有有消便有息有固便有背十字所字寧謂以此解一中分造化似不親切合刪去所謂先天一事無者更不待安排而後然又曰若論先天一畫也無統有一便有二有四有八有三百八十四雖自此去然豈待安排也堯夫問程子曰子知雷起乎伊川曰頤知之堯夫不知也既知之何用數推問曰子以爲起於何處曰起於起處堯夫矍然稱善愚謂雷起於天根之一便是一中分造化也

寧按程子答堯夫問謂雷起於起處堯夫稱善魯齋

謂雷起於天根之一東山謂其不然予謂天根之一
即復卦震之一陽動於群陰之下朱子詩云忽然半
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是也第未知伊川原意
果如是否又按邵子觀易全篇一物其來有一身一
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
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
義道不虛行只在人竊詳天以一為太極人以心為
太極天人之理則一萬化萬事皆由是出即上文所
謂立根也

又曰天依形地附氣

或問堯夫曰天何依曰天以氣而依乎地地何附曰地
以形而附乎天天地自相依附語其躰則天分而為地
地分而為萬物而道不可分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天
天歸道天惟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使天有一之或息
則地須陷下人必跌死矣程伯子曰天氣降而至於地
地中生物者皆天之氣也程叔子曰凡有氣莫非天有
形莫非地張子曰虛空即氣減得一尺地便有一尺氣
朱子曰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夕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
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
風之旋升降不息是為天躰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
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
兀然浮空而不墜耳黃帝問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

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嘗細推之，乾本一畫，其體質皆實，如一箇物事從裏面實出來，徧滿天所覆內天之氣皆貫乎地之中，坤却分爲二畫，其軀量便虛，便有開合地，形如肺質雖實而中則虛，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容得那天之氣迸上來，雖金石也透過去，天形如鼓鞞，外面是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月令子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自子月積至四月成乾，乾氣在坤下蒸上來，便如甑之蒸飯然，五月一陰生至七月三陰在下成坤，三陽在上成乾，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也。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二氣磨來磨去，急撥許多渣滓在裏面無出處，那水之滓脚便結成地在中央不動，今登高望群山如波浪然，似潮水湧起沙相似，火之氣極熱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天數九重漸漸上去，氣愈高愈清，氣之清剛者爲天，不剛則不能包涵覆燾，天只是箇旋風，就外面旋來旋去，旋出渣滓在中間成地，故邵子曰：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

又曰：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萬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天地陰陽之大者，散爲萬物則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也。圓於形器者皆謂之物，物物各具一太極，則謂之道。故以形觀天地萬物則天地爲大萬物爲小，以道觀之則

天地亦太極中之一物耳此下原引仰雲觀月及乘船

類今刪去

周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

天地之生物一箇物裏有一箇天地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能於善端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自見得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知然一般生意亦可見若戕賊之便枯瘁不悅懌亦似有知者草與魚人所共見唯明道與濂溪見一同草茂覆砌則曰欲常見造物生意盆池畜魚則曰欲觀萬物自得意皆有道氣象也故曰萬物靜觀皆自得

程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

生物為心

十月純坤之下一陽復生天地之心幾於息滅至此乃可復見伊川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曰動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復卦若從先天看則下一畫陽自剝上九變至坤上六其三十分已積於十月如子在母中天地生物之心未露若從後天處看則坤下一畫忽變成震元是一箇艮卦翻轉來艮陰止靜之中便有復陽流動之機如子在母外此天地生物之心便自了然可見一元之氣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天地只是包得許多氣在裏無出處袞一番便生一番物造化之運如磨其生物似磨中撒出來有精有粗只是不齊

朱子曰四時行百物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只是說得他無心處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發李他心自有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心便是他主宰處

詩書中凡有主宰意思者皆言帝有包含徧覆底意思者皆言天南軒有言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震怒朱子謂須要知他無心又要識得他有心天包着地天所作為只是知生物而已此是箇無心之心若福善禍淫便似有人在裏主宰相似又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開花結非有神而何取又曰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

裏徹上徹下都是一箇氣皆透過去雖至微至隱纖毫之物無有無乾坤之象者

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偶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起於乾坤二畫以形躰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

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謂之神下原有天地是乾坤皮殼乾坤是天地性情只是一氣要

生便生非至健不能二十七字寧以上下文意詳之似

不貫穿所謂要生便生涉於有意又至健以天行言施

於此不切今悉刪去依程子易傳補以性情謂之乾一

句又本朱子意及魯蓋天道是上面腦子下面便生許

多物事此二句是魯齋原注只是一氣徹上徹下自生

生不息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人類是也本

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所
以無智此一節出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

物之異躰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暖
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之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

螻蟻君臣則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父子則仁上有一

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此下原有此天地所以為皮殼

所賦而各有不同也二十八字寧按乾坤是天地性情

賦各不同西銘言乾稱父坤稱母人在其中子道也故乾陽

坤陰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資以為躰乾健坤順

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得以為性此下原有此人

正而為萬物之靈物得其偏止於物而已二十四字寧

補下文五第人得氣之正且通者故推得去而有以全

其所賦之理而為萬物之靈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故推

不去而無以充其全止於物而已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太虛是四者

之總躰不雜四者而言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

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雖雜氣化而言實

不離乎太虛太虛是太極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

陽動有這氣便有這理隨在這裏無此氣則道理無安

頓處如水月中月有此水方映那天上月氣有形而太虛

無迹以有形之象具無迹之理故曰性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

邵子曰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天生於動者也太極動而生陽陽即輕清而上浮天也而曰陰陽生天者陽根於陰也故在天為陰陽則有日月星辰地生於靜者也太極靜而生陰陰即重濁而下沉地也而曰剛柔生地者陰根於陽也故在地為剛柔則有水火土石然則自其本言之則太極動靜生陰陽即生天地也分而言之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故曰陰陽可

以生天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故曰剛柔可以生地以天地一氣言之陽自下而上升升生也生陽以消陰陰又自上而下降降消也生陰以消陽以二氣分言之自下而升者為陽生於地中自子至巳而成乾生天也至午極而天方中又生陰以基陽基成則陽復行為天道左旋自上而降為陰生天中自午至亥而坤成生地也至子極而地方中故生陽以基陰基成則陰復行為地道右轉生天則萬物生生生地則萬物成乾坤止用六爻六乃居中進六退六在進為終在退為始晝終則夜始夜終則晝始通乎晝夜而知是易之數能窮天地之終始以明消息盈虛之

理也原本註文首一節引禮運云太一分為天地又云太極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此四句者同論天地之前及天地之始寧按禮運太一二字已論見第四卷象數篇辨正下其曰太極未見氣是以太極為懸空一物在氣之先矣與朱子所論不合其曰太初太始太素雖古書所載不過言氣形質之始而於陰陽生天剛柔生地義無所發反覺纏障合剛去只從物之大者無若天地起文意自明白

又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有四象地有四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天地相銜陰陽相交

伏羲先天以乾坤坎離當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兼天上

地下左右而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

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四象

者在天為陰陽老少兼日月星辰則為八在地為剛柔

老少兼水火土石亦為八寧按邵子以太陽為日乾太陰為月兌少陽為星高少陰

為八震為天之四象太柔為水坤太剛為火相銜者先

長少陰為土坎少剛為石巽為地之四象

天圖左有一百一十二陽八十陰上亦然右有一百一

十二陰八十陽下亦然相交者如乾去交坤成復坤來

交乾成姤之類是也

寧按此章原本注文有未醇者如云陰陽本以坎離

造化天地天地復以坎離生萬物竊詳陰陽即兩儀

也天地即陰陽之大者易云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八卦既列始有坎離之名豈可謂陰陽以坎離造

天地乎先天圖中邵子朱子所論未嘗有是說也寧

於是刪其不合不切者六十餘字姑論此以見例云

後天文王八卦方位不同以坎離震兌居四正矣而以

餘四卦居四維何也辰極居北而少西天神所宅故西北為乾崑崙居西而少南地示所舍故西南為坤搖蕩萬物莫如風一氣自東而南故東南為巽五岳莫尊於東岳地形自北而東故東北為艮

寧按先天後天之說載第四卷先後篇此

條所論實於正義無闕亦未知所出姑存之以備觀覽

又曰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然

唐一行有言蓋天如繪象止得其半渾天如塑象能得其全舜之璣璇渾天法也蔡邕天文志曰天體有三家一曰周髀其云天如覆盆以斗極為中中高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日近見之為晝日遠不見為夜術數具在多有違失故史官不用又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

天旁行如推磨而左旋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而牽之以西沒日出高則見日沒故不見日朝出陽中、日暮入陰中陰氣黑故不見二曰宣夜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其術兼幽明之數却萌記曰日月星辰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又曰天確然在上有常安之形此兼取蓋天之說也李淳風蓋天說曰天地中高四瀆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遠北極常見曰上規南極常隱曰中規赤道橫絡曰下規三曰渾天葛洪曰天形如雞子地如其黃地居天內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浮載水而行以周天之度而中分之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宋何承天云天形正圓水居其半東

日所出曰暘谷西日所入曰咸池莊子有北溟南溟之辨是四方皆水證也故曰四海凡五行水生於金百川發源皆自山出而下注於海日為陽精夜入水則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為減浸不為溢王蕃亦曰日月初登天後入地日晝在地上夜在地下今史多用候臺即其法也楊子雲曰落下閔經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後漢蔡邕張衡鄭玄皆以渾天為長愚謂此外又有軒天昕天之說皆不足據此下原引吳姚一節辭義鄙今刪去歐陽子謂古人步圭影意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渾蓋之是非君子當缺而不議也以為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以為渾天耶則

北方之極寢高徒區區於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雖然格物君子未嘗不以窮理致知為先也

又曰西北之高戴乎天頂

張氏曰虞喜有言天確然在上有常安之形數語皆的有意義惜不究其始終爾蓋洛書之數戴九履一一起于下是為坎水天象之始也九窮于上是為乾金天象之成也故坎水柔動而乾金堅凝動脉滋生而腦精安靜此即北極為天之頂凝然不動有常安之形也此亦蓋天之象

又曰天之陽在南陰在北地之陰在南陽在北天陽在南故日處之地剛在北故山處之所以地高西北天高東南

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

天南高北下陽在南陰在北故先天圓圖乾位南坤位
北地北高南下陽在北陰在南故先天方圖位乾於西
北位坤於東南日在南則中在北則潛天之南陽在上
故極南大暑見于地者融于水地雖有陰不能伏陽天
之北陰在上故極北大寒見于地者結為山地雖有陽
為陰所伏陽性熙極則融陰性凝極則結地之南宜寒
而下者氣熱北宜熱而高者氣寒從天也水柔也屬陰
以陰不勝陽故為陽用山剛也屬陽以陽不勝陰故為
陰用是以形則從乎地之柔剛氣則從乎天之寒暑極
陽極陰氣非中和萬物不生故為死地惟天地交寒暑

和則萬物生也

朱子曰安定胡氏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
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
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
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
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

愚按冊書言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一千
一百二十五息乃應一時如此則一萬三千五百六十
息文定舉成數言鄭注考靈曜云太虛本無形躰指諸
星運轉以為天躰爾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
行爲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數天如彈丸圓圍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
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圓
圍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
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二十八宿之外上下
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游之極謂之四表四表之
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
平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
之數也又云地至厚三萬里。尚書王蕃疏曰天居地

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
十六度當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高高之上
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
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
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
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南北極持其
兩端其天與日月星辰斜而回轉此其大率也必古有
其法遭秦而滅張氏曰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
正平天則南高北下周天之度南北各分其半北極出
地上三十六度餘則皆潛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餘則
皆見天與人皆背北面南故南見北潛又曰周天之度

環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環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雖陰中自分陰陽要之常隱常見者為靜數坤之策應之百四十有四其東西循環為用者二百一十六度雖陽中自分陰陽要之循環迭用者為動數故乾之策應之卦地也交天也應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也

寧按乾坤策數出易係辭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及周天之度日與度各三百六十五有奇而此云三百六十者舉成數而槩言之耳

張子曰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

示日月朔望其精相感原本所載至寒暑之候也此後一節失載今依張子正蒙補定

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天之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漸漸而上至冬至時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漸漸向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又考靈曜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所以有假上假下也鄭注云天去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時日在上假於天八

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時日上極與天表平後日漸向下冬至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此下原有委曲三字未詳考靈曜注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

寧按此條所論地之升降與海之潮汐正相表裏豈可載此而遺彼第升降四游之說論者不能歸一曾齋所採注文姑列于前而仍其舊今復取先儒之論補于左觀者擇焉黃瑞節注正蒙有曰此段地有升

降日有脩短及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游升降不越三萬里春游過東萬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游過西萬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游過南故日在其上冬游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大空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四游相為表裏然以渾天術觀之

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
五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天
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
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為
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總
三十一度而已此晝夜長短乃天體高低自然之理
非因地之升降也潮汐消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
最明蓋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
西月臨子午則潮平平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
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
有奇潮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

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
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
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望
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
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地之常
數也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
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爾因附見之○又接朱子

云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爾

朱子曰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周禮土圭之景一
折一千里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
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止此數也春游過

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西冬北亦然

譬如大盤盛水以虛器浮其中四邊是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深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爲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問曰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筭其數皆合恐有此理蓋地與星辰俱有四游升降四游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游春分西游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後北游夏至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後東游秋分東游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後南游冬至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上至冬季復正此是地及星辰四游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不過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三萬里而萬五千里與土圭尺有五寸等一尺差萬里五寸五千里一分百里景長景短皆差一寸故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爲正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或問四游之說構虛不經故爾雅似非鄭注愚曰衆言混淆折諸聖經賢傳是矣今張子朱子皆以爲然則未可疑

寧按虛谷問云地者靜而不動之物鄭注考靈曜乃有升降四游之說竊所未喻關洛諸儒並不言及惟張子言地有升降仁宗朝太史局著書論天體削去

升降四游之說須請教以決之魯齋答云升降四游
張子朱子已言之矣張子曰日月星辰之事聖門不
言者以顏子已上都曉得故也後世諸儒講貫則又
不容不詳且明矣然則今之言天者詎可已乎寧詳
四游之說朱子謂春游過東三萬里夏南秋西冬北
亦然而魯齋所述注文謂地與星辰俱有四游升降
其所謂四游乃是春西夏北秋東冬南似與朱子之
說有異而無一言之辨釋何耶昔嘗有疑四游之說
者朱子只以恐有此理答之黃瑞節亦謂地有升降
張子特因舊說而未之易耳竊謂日有脩短疑瑞節
所引渾天術其言近是而潮汐之論則余襄公似得

之曆家之學予未之聞也姑論其槩以俟後之君子

或問朱子曰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去聲謂日長正日

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

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今以地中求之多陽多暑多

有五寸之景

或問鄭注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

處太北遠日也原本缺此數句今景夕謂日昃景乃中

立表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太西遠

日也朱子答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注不可

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日未中景已中蓋立

表近南則取日近日午前景短午後景長也景朝謂日已

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太北，則取日遠，午前景長，午後景短也。問多風多陰，曰日近東，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風極多，每如期而至。春必東風，夏必南風，曠土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風從陽氣盛衰，早陽升風生，午盛午後風微，至晚風止。如西北多陰，非特山高障蔽，自是陽氣到彼衰謝，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則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謂蜀之日越之雪，言見日少也。又云巫峽多漏天，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天地亦不甚闊，以日月寒暑風陰驗之，可見。唐賈公彥曰：周公營洛，求地中，置五表。潁川陽城置中表，度景處，古迹猶存。中表南千里置一表，中表北千里置一表，中表東

西各千里置一表，此正日景以求地中也。又按朱子言：今人都不識土圭，康成亦誤。圭尺是量表，影底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爲之。夏至立表，表景長短以玉圭量表，景恰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晷長則表景短，晷短則表景長。冬至後表景長一丈三尺餘，今地中與古已不同。漢陽城是地之中，宋朝岳臺是地之中，今在浚儀舊開封縣。唐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景，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箭，測岳臺，畧刻居中，晷正則白，至氣應得之矣。陸象山云：孔壺爲漏，淳箭爲刻，日有十二辰，八千四維，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以土圭測日景，以磁石

辨方位而二十四位於是乎正自行有南北晝夜有長短而二十有一箭於是乎立岳以南三徙之而箭不同者六岳以北三徙之而箭亦六干維之間或前或後或兩屬磁鍼所指或以爲午或以爲午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爲丙午之間要必有一定之說相其陰陽自周公以來則然矣學者所當攷

又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

橫渠云地對天不過地特天中之一物爾所以言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又曰天體比高而南下地體平著乎其中邵子曰天覆地地載天天上有地地上有天人居地上不覺耳又曰天圓如氣球地斜隔其中又

曰天之外無窮而其中空處有限如空中一球自內觀

之坐向不動而天左旋自外而觀則又一面四游以薄

四表而上

此下原有以先天爲觀之臨師以上各十六卦爲天之元會運世之數而在

天同人遁以下各十六卦爲天之地地之數而在年月日辰之數而在地今詳文意不類合刪去

又曰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鷄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爾

朱子曰在天之位一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在諏訔二月辰在降婁之類是也若以地言之則南面而立前後左右亦有四方位十二辰之位相爲對待而不可易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

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而繞地而惟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有遲速之差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亦非推輓而行但其氣之盛馶精神自然發越而自各有次第耳又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素問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河圖括地象云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天從上臨下八萬里又曰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以地中求之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先儒言中原山水皆源西北故叙山水者皆自西北而東南地有山水猶人有血脉有近不相連遠而相屬者故曰江海何嘗斷地脉蔡氏曰大

河北境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山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大岳次一支包汾晉之陽又次一支爲太行又次一支爲恒山此北條也其南條者江漢南境之山川也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曰敷淺原或曰於卑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東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山川源流可攷也鄭氏以岍岐爲正陰列河濟所經西傾爲北陰列伊洛淮渭所經嶓冢爲次陽列漢水所經岷水爲正陽列江水所經西域傳云河有兩

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二水合東注蒲昌海一名蓋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程氏曰九河未淪沒為海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為九入海處有碣石在西北岸今究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者南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此正古河沒海之處漢王橫言昔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故九河碣石包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云

唐法象志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至滅貊朝鮮謂之北紀天所以限戎狄南

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至東甌閩中謂之南紀天所以限蠻夷河源曰北河由北紀首達華陰與地絡會又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表裏江源曰南河自南紀首達華陽與地絡會至荆山又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表裏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終始而分野可知矣一行

南北兩戒者天所以限中華之地也南北兩河者所以與兩戒之山相為經緯也其中用文用武貨殖所異之國皆所以育人民成造化開中國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區也宇內至大莫如天至厚莫如地至多莫如水水精上浮為雲漢下流為江河月影山河之象水涵星斗之文無非一氣之造也

東山曰月與水皆陰之精故曰一氣月在上則影地下山河之

象水在下則涵
天上星斗之文
認山河脉絡於兩戒
識斗漢升沉於四維
下參以古漢郡國區域分野如指諸掌此山河之大勢然也以象求之北戒則析木之所值南戒則星紀之所臨至若鶉首為秦隴之區則兩戒山河之首實在焉人君翕受中州清淑之氣握五帝天綱地紀之符必一統常經而後可

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携巽為天綱其分野與五帝區相值同上

坤地也雲漢地之氣乾天也北斗天之樞五帝者少昊氏金德顓頊氏水德伏羲太昊氏木德神農列山氏火德軒轅黃帝有熊氏土德五帝各居五方其說曰究咸

地政在乾維內者降婁也為少昊墟叶北宮政在乾維外者陬訾也為顓頊墟成攝提政在巽維內者壽星也為太昊墟布太微政在巽維外者鶉尾也為列山氏墟得四海中承大階政者軒轅也為有熊氏墟斗杓治外鶉尾也為南方負海之國斗魁治內陬訾也為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宿在雲漢陰者八為負海之國在雲漢陽者四為四戰之國

天下山分為四條上應二十八宿

曰岍岐荆山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東方宿也其次曰降婁玄枵以負東海神主岱山曰歲星

曰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西傾朱圉北方宿也其次

曰大梁析木以負北海神主恒山曰辰星

曰鳥鼠太華熊耳外方桐柏壻冢陪尾西方宿也其次

曰鶉首實沈以負西海神主華山曰太白

曰荆山內方大別岷山衡山九江敷淺原南方宿也其

次曰星紀鶉尾以負南海神主衡山曰熒惑

中州

居天下中其次曰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神主嵩山曰鎮星

負陰用武之國

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為兩河之會自陝而西為秦涼北

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為巴蜀

四戰用文之國

陝東三川中岳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濟南淮東遼距野
為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為鄱衛漢東濱淮陰為申隨
負海化貝殖所阜之國

北紀東至北河北為邢趙南紀東至南河南為荆楚自

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為三齊夾右碣石為北燕自南河

下流北距岱山為鄒魯南涉江淮為吳越此負海之國

也其他如九隘之險九河之曲潏水三危汶江九折皆

上為列宿河洛篇曰天極中星崑崙之墟天門明堂太

山之精張平子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

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皆可指而言也若極而論之

則八極之維徑二億二萬二千三百里南北短減千里

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其數用重鈎股懸天之景，薄地之儀，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以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不可究詰。愚嘗上下區域，攷諸往牒，姑就三皇五帝所臨之地，言之。則大章暨亥所步，孔子稱其地曰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蹈流沙，東極蟠木。天地翕合而秀氣鍾，滎河效靈而圖書出，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周孔出而為中國衣冠禮樂之主，以承羲皇群聖之托。鄒魯多儒雅，燕趙多豪傑，山之東西多將相，皆所以相與經緯乎中國也。禹承堯舜之盛，平治九州，玉帛萬國，定可墾之地九百一十

萬八千二十四頃，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百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貨殖所資，男耕女織，不奪其時，以供財用，儉有餘而奢不足，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至成周盛時，民口二千二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時十六萬一千人。自後歷秦漢隋唐，盈虛豐耗不常，以至於今天下一統，超鴻濛而混希夷，際天極地，莫不尊親，可以追蹤三五。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崑崙者地之中，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司馬相如傳注：崑崙崑崙山去中國五萬里，廣袤萬里，高八

萬仞層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爲欄旁有五門天帝之
下都也水經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其山一萬一千里
胡用之問天竺去處土地多生異人朱子答曰中國去
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
記于闐使來貢獻自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
山今中國在崑崙東南天竺諸國在其正南黃河在崑
崙東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在西南上竺乾書說阿
耨山即崑崙也山頂有阿耨大池其水分流四面去入
中國者爲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
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樵尖則崑崙也中國
地形正圓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中
氣其他世界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其外不得天地之
正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是蓋天之說橫渠亦主此說
古誌有曰西北多山崑崙爲祖根本脊脉跨越寰宇五
岳三塗綿亘錯峙又曰河出崑崙崙地最高仰北方沙地
無險可障潰決東西易成漂蕩禹疏九河殺其駭浪
又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
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要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
天之中處

按邵子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天之中何在曰在辰
極地之中何在曰在嵩山惟天以辰極爲中故可以起
曆數而推節候惟地以嵩山爲中故可以定方隅而均

道里于午其天地之中乎冬至陽生于夜半時加子所以乾始於坎而終於離此南極北極獨爲天之樞而不動也夏至陰生午天中日正午所以坤始於離而終於坎此黃道赤道亦在嵩山之北而不爽也惟天地之中處一定不易是以聖人者出處璣璿以觀大運據會要以察方來皆自此而推之也或謂愚曰子之玄渾章可以盡天地之制乎曰非也言天文則有司天史言地理則有指掌圖言雲漢分野則有唐一行言水經曲折則有酈道元然皆按陳迹而言未底其極也太玄曰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其妙有不可得而言矣

